

“茄喱啡”

“茄喱啡”，你知道是什么？

既不是“茄喱”，也不是“咖啡”，更不是“茄喱”加“咖啡”。不是物，是人，是没有地位的小物。

不是广东话，又是广东话，是用广东话讲出来的香港话。在一般的广东地方，是没有“茄喱啡”出现于人们口头的，此话只应香港有。它是香港人的创造。它诞生才不过三十多年，流行也不过是最近这三几年。

它是电影圈的人创造出来的，过了许久，才因一部电影而流行于社会，影片的名字就是《茄喱啡》。“茄喱啡”是片中一个小角色，香港人通乖“临记”的临时演员。

香港人爱把人或物或机构简称为“记”。你姓赵，就叫你“赵记”；短裤又叫牛头裤，称为“牛记”，套头的汗衫就叫“笠记”；新华分社是“新记”，培侨中学是“培记”。还有一种专门对人的简称，爱把熟人三个字的名字简化成两个字，容国团就叫“容国”，而不再要那个“团”，这多少有些表示亲切之意，像外国人的昵称。

“茄喱啡”在这部片子中就是“临记”（也称“活动布景板”）。许多人以为这是洋货，是译音，而不知道这是道道地地

的香港货。它的诞生据说是十分可笑，而且是完全说不出道理的，但和“临记”有关。一天，新界某一处海滩在拍一部粤语片，一个扮日本兵的“临记”，驱赶一群中国老百姓下海，要把他们活活淹死。这人偶然看到沙滩上有一连串寄生在贝壳上的小动物在爬行，觉得有趣，却不知是什么东西，就叫人来看：“喂，大家嚟睇呢的系乜嘢茄喱啡！”（大家来看这是什么茄喱啡）旁边的人不懂，就问：“乜嘢茄喱啡呀？”（什么茄喱啡呀）他就指着说：“呢，呢的茄喱啡！”（嘎，就是这种茄喱啡）就这样，“茄喱啡”诞生了。

大家问他到底什么是“茄喱啡”，他也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，只是一看到那些不知名的东西，就下意识地说出了“茄喱啡”。为什么不说的而说“茄喱啡”呢？他自己也莫名其妙，无法解释。大家觉得好玩，从此以后，也跟着“茄喱啡”起来，凡是对一些不知名的事物，就说“茄喱啡”，甚至对一个不大了解的人，也说“NFDA1NFDA1 茄喱啡点样”（那个茄喱啡怎样）。

就这样，“茄喱啡”在电影圈里流传开来，用来做“临记”和一切小角色的代名词。但一直没有越出圈外，直到以《茄喱啡》为名的影片放映，这才把它带到社会上来。

这个“茄喱啡”的来源是粤语电影圈里一位资历深、名气大的人说出来的，“茄喱啡”的发明者也有名有姓，虽是“临记”，也并非无名之辈。这故事看来不会是假。据说，这个“茄喱啡”的发明者在后来不久又创造出一个“卡啦 NFDA2”和“茄喱啡”如出一辙，一样无意义，只不过不像“茄喱啡”广泛流行就是了。

人们是容易从电影特别是从电视学到一些语言，而且替它

义务推广的。香港一个时期的电视片，充满了许多黑社会的语言，不久就成了公开的流行语，小孩讲，大人也讲，后来官方禁止电视再作这样的传播，这才渐渐抵制住了这一语言污染。

有些话的起源是很脏的，但表面听来却不显得污秽，以至于一些女孩子也公然大声大气地说，而毫不面红。不知，不以为怪也。

有些广告宣传，三两句话，非常生动，配上曲子，成了广告歌，就更容易使人记得，学会、替它传播。有一种豆浆式的饮品叫“维他奶”，它的广告歌就是“维他奶点止汽水咁简单”（维他奶那像汽水这样简单，意思是内容丰富过汽水多了）。就这么一句歌，使得“点止汽水咁简单”成了流行语，不但形诸于口，也上了笔头，雅俗共用，老少咸宜。遇到复杂的事情，要说“点止汽水咁简单”；遇到估计不足的事情，一样“点止汽水咁简单”；他有一亿身家，你说他只有几千万，又是“点止汽水咁简单”；他是大官，大老板，你小看了，也是“点止汽水咁简单”……其实这话也普通得很，不过人们从电视听得多了，“贪得意”（觉得好玩），你跟着说，我也跟着说，渐渐就成了约定成俗的俗语。

一个时期，曾经流行这样的电影歌曲：“人生如赌博”，“做老千好过做皇帝”（“老千”就是骗子）……也流行过这样的电视语言：“想做就去做”，而不管干的是好事还是不好的事。

流行语是时代的语言。有的寿命长，有的寿命短。有的几年后就没有什么人讲了，有的却历久不衰。不过，不同的年代总有一些新兴的流行语出来。没有什么意思，有的甚至根本就没有意义，像“茄喱啡”那样。以往，大众传播工具不像今天这样普及，快捷，今天有了广播和电视，社会上的任何一个角

落都可以达到。有正面意义的东西，没有什么意义的东西，甚至有着负意义的东西，都是如此。

今天内地似乎有一种倾向，香港流行的，总是有人学。学好的，当然好；没有意义的，有什么必要学？如“茄喱啡”。等而下之，那些不似脏话的脏话，那些黑社会语言，学不学？以语言为例，并不太恰当，因为内地一般人不懂香港话（广东话再加上洋化），不会去学它。举它为例，是说明颇有些流行的东西无意义以至于有负的意义，语言既如此，别的就不必说了，人们是可以“思过半矣”的。

